

株洲往事

回眸株洲早期的公路修筑

黄文珊

周末或节假日,笔者全家都喜欢扶老携幼地穿街过巷漫步,每次行走在绿荫浓郁、干净整洁的沥青道路上,退休于市政单位的父母双亲,总会和晚辈们唠叨起株洲早期修建的往事。

1936年,株洲兵工厂在董家墩开工营建,从董家墩凤凰山下到湘江河边,修筑了一条长约7公里的公路,取名“株董路”。这是株洲的第一条现代公路。1937年8月竣工时,正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和“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之际。为了不忘国耻,昂扬民族意志,振奋百姓精神,“株董路”改名为“芦淞路”。

1952年,株洲人民群众热切渴望生活上能够方便连接长沙和湘潭两大城市,其关节枢纽是先要贯穿交叉地易家湾。因此,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当年10月份,正式开启了“株易路”的工程。由于策划周详得体,设计符合实际,长、株、潭三方紧密配合协调,财力、物力、人力予以了及时保障,施工队伍干劲冲天,仅仅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修建了路长23公里,路幅宽23米,路面为泥结碎石的“株易路”,这是解放后的株洲新修的第一条公路。

1954年,株洲601厂在荷塘区荒山野岭刚刚筹建,为了变羊肠小道为坦途,迅速解决进出厂区生产、生活的交通运输问题,快马加鞭修建了一条长1126米,宽7.5米的泥结碎石公路。这条路,便是新中国成立后株洲新修的第二条公路。随着601厂的发展,公路不断加长加宽,路面一度铺设水泥,又一度铺设沥青,与时俱进成为了声名远播的“文化路”。

1954年,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第二年,株洲的经济发展也在突飞猛进,基础建设蒸蒸日上。自芦淞区建宁港到石峰区湘江氮肥厂的主干道“建设路”,如同一道彩虹,纵贯城市南北。“建设路”的修建,历经了无数次呕心沥血的实地考察研讨,举办了4次大型专家设计论证会,特别克服了在石峰区遇到的地势困难,例如桥梁架跨地路段,山多、坡多、弯多,很不符合主干道规则要求,倘若改向绕道,不仅拉长了路程,而且提高了成本。反复推敲,决定在现行路线的滑坡处,下挖17米,以利畅通直达。这个下挖17米的方案,当年可是“破天荒”的壮举,但实践证明,不拐弯的直达,确实解决了长久无端的行车消耗,倍增了效益。又如化工跨线桥到湘黔铁路跨线桥500米路段,原定的34米宽路幅,因湘江氮肥厂新砌了两栋宿舍,旁边还拱出一座50米高的风化石山嘴遮挡,致使路面面临窄到22米的麻烦。为了妥善处理,省、市领导费尽心机组织施工专家研讨,最后采用压占300米人行道的办法,终于保障维持了34米宽的路幅,从而避免了全长9484米的建设路出现“黄蜂

腰”的怪状。从此,“十里长廊”享誉三湘,造福子孙。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株洲动工建筑了荷塘区贯通市区东西方向的第一条主干道“新华路”。从沿江路起至株洲车辆厂止,横穿整个市区,全长7.05公里,宽34米。以红旗广场为界,西处叫“新华西路”(最早规划名称“A9号路”,通俗称为9号路),新华书店到铁路俱乐部路段,叫“中心路”,中心广场到红旗广场路段,叫过“跃进路”,文革期间,一度叫过“红卫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获名叫“新华西路”。鉴于1971年荷叶塘粮店与430厂便道接通时,曾将陡坡改缓,路幅拓宽到12米的做法便利了百姓群众,1981年,又将荷叶塘至红旗广场路段再次降坡,路幅则增至34米,完全符合了城市主干道要求。1986年,把红旗广场至荷塘铺医院前的430便道,继续扩建到40米,冠名“新华东路”,结构成堪称株洲的第一条四快板路。这种路为“来车”“去车”,各行其道,秩序井然,互不碰撞,互不侵扰树立了株洲榜样标杆。不仅路面寿命可以延长一倍,尤其符合“安全、高速、经济、舒适”的道路交通“四要素”原则。

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株洲面貌日新月异,荷塘区在废弃1970年所修的宽幅5.5米、标准极低、纯属短期为战备服务的“老红旗路”的基础上,全新打造开发“新红旗路”。“新红旗路”采取了“先中、后北、再南”三板块结构的分段修筑办法。起首修建的是红旗广场经白关乡路段。这段路因与320国道相结合,故而路幅宽窄不等呈箭形,倘若改向绕道,不仅拉长了路程,而且提高了成本。反复推敲,决定在现行路线的滑坡处,下挖17米,以利畅通直达。这个下挖17米的方案,当年可是“破天荒”的壮举,但实践证明,不拐弯的直达,确实解决了长久无端的行车消耗,倍增了效益。又如化工跨线桥到湘黔铁路跨线桥500米路段,原定的34米宽路幅,因湘江氮肥厂新砌了两栋宿舍,旁边还拱出一座50米高的风化石山嘴遮挡,致使路面面临窄到22米的麻烦。为了妥善处理,省、市领导费尽心机组织施工专家研讨,最后采用压占300米人行道的办法,终于保障维持了34米宽的路幅,从而避免了全长9484米的建设路出现“黄蜂

腰”的怪状。从此,“十里长廊”享誉三湘,造福子孙。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株洲动工建筑了荷塘区贯通市区东西方向的第一条主干道“新华路”。从沿江路起至株洲车辆厂止,横穿整个市区,全长7.05公里,宽34米。以红旗广场为界,西处叫“新华西路”(最早规划名称“A9号路”,通俗称为9号路),新华书店到铁路俱乐部路段,叫“中心路”,中心广场到红旗广场路段,叫过“跃进路”,文革期间,一度叫过“红卫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获名叫“新华西路”。鉴于1971年荷叶塘粮店与430厂便道接通时,曾将陡坡改缓,路幅拓宽到12米的做法便利了百姓群众,1981年,又将荷叶塘至红旗广场路段再次降坡,路幅则增至34米,完全符合了城市主干道要求。1986年,把红旗广场至荷塘铺医院前的430便道,继续扩建到40米,冠名“新华东路”,结构成堪称株洲的第一条四快板路。这种路为“来车”“去车”,各行其道,秩序井然,互不碰撞,互不侵扰树立了株洲榜样标杆。不仅路面寿命可以延长一倍,尤其符合“安全、高速、经济、舒适”的道路交通“四要素”原则。

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株洲面貌日新月异,荷塘区在废弃1970年所修的宽幅5.5米、标准极低、纯属短期为战备服务的“老红旗路”的基础上,全新打造开发“新红旗路”。“新红旗路”采取了“先中、后北、再南”三板块结构的分段修筑办法。起首修建的是红旗广场经白关乡路段。这段路因与320国道相结合,故而路幅宽窄不等呈箭形,倘若改向绕道,不仅拉长了路程,而且提高了成本。反复推敲,决定在现行路线的滑坡处,下挖17米,以利畅通直达。这个下挖17米的方案,当年可是“破天荒”的壮举,但实践证明,不拐弯的直达,确实解决了长久无端的行车消耗,倍增了效益。又如化工跨线桥到湘黔铁路跨线桥500米路段,原定的34米宽路幅,因湘江氮肥厂新砌了两栋宿舍,旁边还拱出一座50米高的风化石山嘴遮挡,致使路面面临窄到22米的麻烦。为了妥善处理,省、市领导费尽心机组织施工专家研讨,最后采用压占300米人行道的办法,终于保障维持了34米宽的路幅,从而避免了全长9484米的建设路出现“黄蜂

株洲风物

从“一经堂”到墨庄

在茶陵,追寻岳飞的遗迹

刘斌盛

茶陵,地处吴头楚尾,扼湘、赣、粤三路襟喉,历来便是兵家必争的风水宝地,黄巢、岳飞、张猷忠、洪秀全、谭延闿、蒋经国、毛泽东等著名军事领袖人物的许多故事,频频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本文追寻的是南宋名将岳飞在茶陵留下的故事和遗迹。

一经堂与明经书院

宋绍兴二年(1132)正月的一天,虽然还是天寒地冻,然而,茶陵秧堂境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一支行履匆匆的军队,浩浩荡荡从湘赣边境开了进来。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岳飞来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夹道欢迎,争相一睹大英雄的风采。只见那领队的稳骑战马,身着戎装,气宇轩昂,向两旁的民众频频点头致意。人群中不断地呼喊:“岳将军!”不时爆以热烈的掌声。

这是岳飞奉枢密院之诏第一次来茶陵剿捕当时扰乱宋王朝统治的曹成割据势力。他率兵八千余,从江西袁州(今宜春)出发,沿途民众护送,一路顺利到达茶陵,选择在茶王城故地附近的火田“营盘岭”驻扎安营,休整兵容,以备战事。

耸立在今火田镇五门村的明经书院牌坊遗址,承载着当年岳飞首倡“一经堂”的历史故事。岳飞部队进驻五门村时,当地富豪尹彦德宰牛置酒迎接岳军,犒军三日,并入军营演讲,鼓舞士气。岳飞大为感激,特召见尹彦德说:“君长者,财有余,而学不足。当以一经教子孙,后必有显者。”并书“一经堂”相赠。尹如获至宝,将“一经堂”三字镌刻成匾,悬挂于宗祠正厅,以其勉励子弟勤奋读书。

后来,尹氏家族为纪念岳飞,在“一经堂”旁建书院,宋高宗赐名为“明经书院”。这是茶陵历史上的第一所书院,也是唯一一所由皇帝亲自赐名的书院。从宋至明代的500多年中,当地学风浓厚,人才辈出。尹彦德之孙伯正、仲正均考取进士,从这个书院里共走出十多名进士。这在茶陵书院史上留下了浓墨重笔的一页。

岳家军在火田稍作休整后,向县城进发。据《茶陵州志》载:“宋岳忠武奉诏讨曹成至茶陵,遣使招降不从,乃会兵讨之。”岳飞劝曹成招降不从,于是两军激战于城北郭的旗山(今城关镇农林村境内)。战争激烈地持续了几天,岳家军英勇善战,曹军顽固抵抗。几个回合之后,曹军战败,岳家军大胜。战争结束后,岳飞将阵亡将士的遗骸安葬在青山山(今云阳街道创信小区内“一化坛”),后人那里建“旌忠祠”供奉祭祀。

墨庄往事

历史常常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向今人展示、诉说:在秧堂镇合户村陈家祠内,至今保存着一块完好的石碑上,书刻着“墨庄”两个遒劲的大字。题款为:“绍兴丙辰良月征西将军岳飞书”,并有文苑殿吏部尚书朱轼的题词:“忠武王讨杨么,道经茶陵茶乡陈姓处,闻书声朗朗,心仪众之,

亲书墨庄二字遗迹。”

这是继征讨曹成之后,岳飞率军第二次来到茶陵,时在绍兴六年(1136)十月。相传,岳飞到达合户村已暮色降临,当晚就在村里宿营。突闻村里读书声朗朗,岳飞当即题书“墨庄”二字,以示褒奖。第二天清晨,岳家军急行军至高陵镇境内,东方才初露晨曦。正当将士们个个口干舌燥的时候,忽见路旁的一块大石壁下有一股清泉涌出。于是,岳飞下令停歇饮水。顿时,人喝马饮,心神振奋。岳飞触景生情,趁兴在路边的稻田里拔禾兜作笔,蘸淤泥为墨,以石壁当纸,书“光泉”二字。岳飞离开后,当地人请能工巧匠,遵其迹雕刻,并在“光泉”二字上方加刻“宋岳忠武王题”,将附近的村庄改名为“光泉村”,以示纪念。

八百多年后的1968年,人们在岳飞战斗过的地方——旌忠祠遗址附近挖防空洞时,发现了一段尘封在地下历史:一座规模宏大的砖室宋墓室内,依次整齐有序地排列着70多只陶罐。据文物考古工作者考证,这座宋墓就是当年岳家军在茶陵征战中殉难将士的墓葬,陶罐内装着殉难将士的遗骨。这些陶罐上每只都标刻着死者姓名、籍贯。这座墓葬的发现,正值文革“破四旧”,时局比较混乱的时期。为了防止遭人破坏,当事者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心,将这墓葬口严实的封存保护起来,让英雄永存、安息在这块土地上。

鄂王城遗迹

翻开《湖南通志》和《茶陵州志》,从中都可以找到:“鄂王城在二十五都(今茶陵秧堂镇境内),宋岳忠武王屯兵之所。”的记载。岳飞在茶陵建城屯兵,武装军事。这足以证明,作为一朝名将、军事大家的岳飞,有着非凡的军事才华和高瞻的战略眼光。他看准了茶陵“吴头楚尾”“三路襟喉”的地理位置,因此,他两次来茶陵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在这一方“兵家宝地”上筑城池、集兵马、强军事,建立起保家卫国的军事基地,防守堡垒。

岳飞在茶陵兴建鄂王城,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对保卫茶陵一方百姓的安宁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稳定国家政权,保卫国家领土不受侵犯,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现存的史料、文物中不难看出,岳飞在茶陵繁忙的战事中,还积极倡导文化教育,培养人才。无论是在火田召见尹彦德,勉励其“以一经教子”,亲书“一经堂”相赠,并奏请朝廷,从国子监选派大学生掌教“一经堂”。还是在途经合户“闻书声朗朗”时,特亲书“墨庄”二字,以赞赏其学风浓厚等等举动,为后来“茶陵学校,湖南为盛”、学风斐然,士子辈出,成为“进士之乡”,产生了重大影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岳家军在茶陵征战的光辉历史,不仅永存在史书里,镌刻在丰碑上,而且深深地铭记在茶陵人民的心目中。



石山书院外景

株洲文脉

木铎声声

——从石山书院说起 廖罗

夏商周以金铎号令三军,以木铎宣告文政教化。两千多年来,这种木铎代不乏人。南北朝时期的张岂(jié),即是一例。

张岂是南齐朝廷司空,堪称重臣。齐明帝驾崩之后,东昏侯萧宝卷登基为帝。萧宝卷荒淫无道,害民误国,听不进贤臣片言只语。张岂心知回天乏力,不想坐待亡国,乃挂冠封印,归隐林泉。当他来到罗霄山中段光石山(今湖南攸县境内),见松萝葱郁,云岫千里,是修身养性佳处,乃定居下来。乡民渐知其博学宏达,乃将少年秀杰,送來求学问道。日深月久,聚徒渐多,堪称昌盛一时。后人将其讲学处,命名为石山书院。

书院乃民间教育机构,本是伴随隋唐时期科举制而兴起的。中国官学传统源远流长,民间教育庶几相当。孔子是第一个深刻影响历史的民间教育家,在他之前,广招徒众者为数甚多。世人皆以师门称之,诸如孔门、孟门、荀门,而无公认类称。科举制度,为下层士子谋官取爵大开门户。士民子弟,无缘跻身大学、国子监,只能就学于民间。服务于科举考试的书院教育,应运而生于闾巷山林。坊间认为,唐玄宗时代中书省建立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最早使用“书院”命名。那些民间学堂,于崇尧附凤,亦纷纷自名为某某书院。书院之名,渐次蓬勃于天下。

张岂离京两年,南齐灭国(502年)。石山书院初兴于此际,繁荣于南梁时期。当时应无书院之名,后人回溯张门学堂,实际上乃一书院,于是追认其为光石山书院(简称石山书院)。湖南当地学者认为,石山书院早于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二百年,可谓书院滥觞,或系中国第一座书院。不管此说是否准确,可备专家参考。

据说,张岂在光石山以养气修道为主,最后乘云登仙。他把亡国之痛、治乱之道,担当天下社稷的浩然之气,都留给了光石山子弟。聚首共学的弟子,或许有那么二三十人,平时多坐在泉边石头上,或倚在奇松古榻边,吟诵儒经道典。

有人诵《论语》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人诵《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有人诵《礼记》曰:“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有人诵《孟子》曰:“庠有肥肉,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有人诵《墨子》曰:“古者圣王之政,列德而尚贤。”琅琅书声,随鸾鸣鸟唱一起飘扬。

到了讲授或讨论时,张岂随手摇动木铎。木铎声穿过树叶和草丛,压倒一切天籁,直入徒众心中。大家于是带着草木的芬芳,三五成群地来到讲堂,列队待命。张岂突然猛摇一下木铎,双目炯炯看着徒众,大声诵曰“大道之行也”,徒众齐声诵曰“天下为公”。张岂又轻轻摇动木铎,徒众伴随悠扬木铎声高声诵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诵毕,张岂猛摇一下木铎作结,徒众乃面向师尊依次就席,等待新的训示。

张岂未必直接讲征兵收税、治水沃田,但所论凌云大道,句句都指向修身养气、六亲五伦、理政治国、经世致用。唯其如此,才有一代代学子慕名而来,拜倒门下。来时迷惘者,去时已明白。来时懦弱者,去时已刚强。来时暗昧者,去时已光明。来时狭隘者,去时已旷达。来时囿于一室者,去时已胸怀天下。一届届学子次第出山,那时尚无科举,有缘混上功名利禄者未必很多。但是,既经圣学洗礼,他们无论有无官爵,无论布衣缙罗,都是支撑家室闾巷、人间烟火的天柱,是宣说太平理想、大同憧憬的木铎。

石山书院的房舍,早就消失在藤萝荆棘之中。作为文化符号的书院,却被一代代描述、传颂。从唐至清,记载石山书院的典籍代代相传。当今研究石山书院的学者和文章,更是遍地开花。前些年,攸县人民政府,不惜巨资,在县城攸州公园内,重建石山书院,乘云远去的张岂,终于捧着木铎重回人间。

今日贤达,犹若当年仪封人,感奋于木铎者,何止万千。圣人木铎,不唯可震云破雾,尤可穿越时间,直抵心灵,成为华夏命脉。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岳飞亲题“墨庄”石刻

